列子鬳齋口義

列子鬳齋口義卷上

鬳　齋　林　希逸

列子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新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複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以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

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二年八月壬寅上

列子鄭人列姓也禦寇名也莊子多稱其人必有道

者也與鄭繻公同時繻公殺其相子陽去春秋獲麟之歲庚申五十年矣其書曰子陽餽列子粟列子不受俄而子陽見殺則以時計之列子必後於孔子而居孟子之先故其書多推尊吾聖人以自神其說然太史公爲老莊立傳猶及老萊關尹庚桑楚諸人而獨不及列子亦不言其有此書班固所志藝文諸略雖有八篇之目而張湛處度以爲奇書云其祖得於仲宣輔嗣之家永嘉之亂既失而幸全則其書亦散軼久矣卷首校讎數語其果出於劉向否也其曰與鄭繆公同時必繻字傳寫之誤而鄭溪西群書會紀

晁氏讀書記並因之又以繆爲穆此皆未深考者又曰孝景帝時頗行於世若其書果出景帝時太史公因何未見果見之不應遺列子而不入傳也今觀其書首尾二篇以天瑞說符名之其他六篇則掇首章二字而已又篇中文字或精或粗殊不類一手其曰穆王湯問失之迂誕力命楊子義亦乖背必非一家之言縱其語未必出於劉向實當此書之病洪景盧謂列子勝莊子則失之矣然其閒又有絕到之語决非秦漢而下作者所可及愚意此書必爲晚出或者因其散軼不完故雜出己意且模倣莊子以附益之

然其眞僞之分瞭如玉石亦所不可亂也

天瑞第一

此篇專言天理以其可貴故曰瑞

子列子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眡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將嫁於衛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見左氏列子居鄭圃之側嫁往也旅行曰嫁曰喪皆方言也壺丘子林列子事之故弟子問以其師之言云何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

側聞之試以告女

何言者謂此非言可傳也夫子壺丘也晉人壺丘之友也側聞者立於師之側而聞之也先曰何言學方告之蓋欲知其不言之言妙於有言也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疑獨其道不可窮

有生者生於不生有化者原於不化不生者不化乃能生其生化其化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

者萬物是也造化無生無化故常生常化無時暫閒

常字也但其文如此發揮爾陰陽四時指造化而言

也下兩爾字乃是實前面不生不化之說疑獨者如

老子所謂似萬物之宗象帝之先獨者極言極妙蔣

無鄉之意疑者似是似非而不可形容之意往復回

陰陽四時之代謝也無有盡時故曰其際不可終疑

獨者造化也恍兮惚兮似有物而無物故曰其道不

可窮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

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老子全章之文而曰黃帝書則知老子之學亦有所傳但其書不得盡見老子第六章中精則實神則虛谷者虛也谷神者虛中之神者也言人之神自虛中而出故常存而不死玄遠而無極者也牝虛而不實者也此二字只形容一箇虛字天地亦自此而出故曰根綿綿不已不絕之意若存者若有若無也用於虛無之中故不勞而常存即老子所謂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是也晦翁曰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存焉此語亦好但其意亦近於養生之論此章雖可以為養生之用而老子初意實不專主是也故列子舉此

以證其不生不化之說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生物者不生言其不容心於生也化物者不化言其不容力於化也盈天地之閒無非自然而然形者色者人與物也智者力者就人中分別也消者息者窮達死生得喪也自然而然者生而非生化而非化形而非形色而非色消而非消息而非息初無定名初無實迹若以定名實迹求之則非矣不曰無定名無實迹只下一謂字自是奇特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

此一篇先頭一箇壷子何言哉在前既說一段了於此又再說一段何言哉三字自有深意莊子曰終日言而未嘗言與此意同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

莊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其言自妙此書又分作四箇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形總言也質隨物之質也氣生形者未

見氣者無極而有極也莊子曰氣雜於芒芴之間而
有形此又就氣上添一層此易字莫作儒書易字看
易即變也變即化也太易即大造化也形為始質為
素今之工匠家所謂胎素即此素字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
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
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
者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上面既說四箇太字就此又把形氣質總之此不特
言理之妙亦是作文機軸文章無此機軸則不見幹

旋之妙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只是未見氣之始於未見氣之始則但見其渾渾淪淪然萬物相渾淪總三才而言之不比他處說萬物字也循名求之氣既未見則何所視何所聽何所求故易者即太易也即此一句而觀則知形氣質具而下只是發明太易兩字無形埒者言無形迹也變而為一者氣變而後有太極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五行故曰一變而為七陰陽二與五行共為七也少陰老陰之數八與六少陽老陽之數七與九此所謂九者即乾數之極也或以七言少陽九言老陽則非此書之意九者復變而為

一蓋言物極則變也有必歸於無也無能生有故曰
一者形變之始究極也
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
含精萬物化生
陽氣輕清而上爲天陰氣濁重而下爲地陰陽之氣
和合而爲人冲亦和也天地之生物亦是合陰陽之
精而後化化生生也故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故天
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
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

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此一段十分正當之論其大意只謂雖天地亦不能盡造化之用而況人物乎天能生物能覆物地能成形能載物各有所能是無全功矣聖居天地之間而職教化之事隨萬物之所宜而各職其職聖者有所否物有所通言聖人或有所不能而物能之者教化不能違所宜如忠質文之隨時九德之隨其性皆是不能違所宜也物之所宜各有一定如此者不可以為

直小者不可以爲大職者不可以爲隆京者不可以
爲埶是不出其所位也陰陽剛柔仁義易大傳分作
天地人說此又分作天地聖人萬物說亦自有理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
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
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
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
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
呈皆無爲之職也
有生有形有聲有色有味指天地間萬物而言也生

生形形聲聲色色味味造化也職主也無爲造化也不生者生其所生無形者形其所形以至色其所色聲其所聲味其所味皆造化之所職如此下得來又自奇特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宫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二十四箇能字只是造物兩字造化之妙雖若無知無能而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此段又好

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此過養乎過歡乎種有幾若鼃為鶉得水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鴝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

此段與莊子同但中間又添數語食於道傍見蓬章

之中有此枯髑髏而指之以語弟子百豐其名也未嘗生未嘗死無生無死也彼枯髑髏也予則列子自謂也過養過歡二句莊子曰若果養乎予果歡乎其語意甚深此書去若予二字以果爲過恐轂之訛也若如此說別謂此其死者生前自養過當乎歡樂過當乎理雖亦通殊無意味若如莊子之意則曰若果知人生之所以自養者乎我果知死後寂滅之樂者乎若指髑髏乎乃自謂也生而飲食曰養死以寂滅爲樂𨚫如此倒說乃是弄奇筆處種有幾者言天地之間物之生生種各不同𨚫此皆就至微底說不是以

小喻大盡言雖大無異於小也便是無細無大與貴
無賤之意其意固止如此而文字之妙絕出千古登
齊中不整齊不整齊中整齊如看飛雲斷鴈亦有孤
峯斷坂愈讀愈好此書中間又有數句便覺不類莊
子若鼃為鶉鼃化為鶉也鼃即蛙也此四字莊子欲
無亦與下句不相入㡭者水上塵垢初生者而未成
也亦有繼續相接之意但其為物甚微耳鼃蠙之衣
即青苔也水土之際水中附岸處也附岸處例多而
厚故曰衣此兩句說了箇青苔却又就陵屯上說來
陵屯田野中高處也陵舄車錢草也鬱棲糞壤也車

錢草生糞壤之中則變而為烏足草烏足之根又化
而為蠐螬烏足之葉又化為胡蝶蠐螬蝎虫也胥胡
蝶之別名也就胡蝶下添此一句亢苛此下又說化
生者竈下之虫化而生者名為鴝掇軋而無皮無殼
故曰若脫如今柑虫然鴝掇之虫又化而為烏乾餘
骨鳥名也其口之流沫又化為斯彌斯彌虫也食醯
蠛蠓也頤輅黃軦皆虫名也此處比莊子多二个食
醯字恐亦傳寫之誤九猷瞀芮腐蠸亦虫名也莊子
於此却省數字其意盖謂萬物變化生生不窮無有
盡時也

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燐也人血之為野火也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鷂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羭之為猨也魚卵之為蟲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稚蜂

此數行乃莊子所無中間又有數也字文勢亦不類然亦皆為物化之事如月令雀化為蛤鷹化為鳩此天地間自然之理必有之事老羭為猨如老鼠之為蝙蝠也亶爰山名也出山海經其狀若狸而有髮自孕者無牡而皆牝也今人說海中女人國亦然類者

其名也鶂即莊子所謂雄鳴上風雌鳴下風相視而風化者也大要龜鼉之屬純雌而無雄蜂則純雄而無雌也稺小也蜂之在旁只呪而化其尾有刺獨為王者無之或云此虫以衆陽而宗陰陰為君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

此四句又就人中變化者言之

厥昭生乎濕醯雞生乎酒

此兩句又就食物中易見者言之

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

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自此以下却與莊子同若就莊子觀之上面一截說
了却把箇至怪底結殺此是其立言驚駭世俗處非
實話也今添入思士思女等語却渾雜了羊奚草名
也草之似竹而不生筍者曰不筍久竹筍則可食此
不可食也青寧虫也程亦虫也馬亦草名也如今所
謂馬蘭菜馬藍草也人亦草名也如今所謂人參人
面子也分明是用許多草名却把馬與人字說故意
為詭怪名字前後解者皆以為未詳是千萬世之人
為其愚弄看不破也萬物之變化化生生何所不有

入於機者言歸於盡也出機入機即是出入死生也

便是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至天樂篇

嘗疑列子非全書就此段看得愈分曉蓋自秦而下書多散亡求而後出得之有先後存者有多寡至於讎而後定校讎之時已自錯雜及與午中原之禍書又散亡至江南而復出所以多有僞書雜乎其閒如關尹子亦然好處儘好雜處儘雜此書第一篇前頭數段極妙無可疑者中間未免為人所雜然其文字精粗亦易見也

黃帝之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

動不生無而生有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終
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
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
非本無形者也
形動生影聲動生響此兩句自好其意蓋以喻無之
生有也生之有者皆自無而始則凡有必歸於無者
形者必有終天地亦形也安得而不與我偕終乎若
以為天地終於有盡則又非我之所能知故曰終進
乎不知也進盡也以盡為進之訛也本無始則無
終矣本不久則無盡矣不久者變化而不暫停也有

生者必歸於不生蓋不生者生之也有形者必歸於無形蓋無形者形之也本不生者則無不生之名本無形者則無無形之名謂之不生謂之無形已離其眞矣故曰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

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

此段正言生死之理說得自是分曉死生常理也而貪生者常欲求生晝止也晝其終欲止而不終也感於數言為長短之數所感也精神屬於天骨骸屬於地圓覺四大之說也分者分與之也入其門言歸其所自出之地也反其根言反其所始之地也精神骨骸既各復其初則今者之我尚何存乎此即圓覺所謂今我法身當在何處也朱文公於此謂釋氏剽竊其說恐亦不然從古以來天地間自有一種議論如此原壤即此類人物佛出於西方豈應於此剽竊誣之太過則不公矣

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

血氣未定方剛既衰聖人分作三截今此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嬰孩之和老子形容至矣血氣飄溢即聖人所謂方剛也欲慮充起即勞生之事也欲慮

欲貴欲也思前筭後慮也充盛也起不可遏也外物攻其心則嬰孩之時所謂和德者衰矣既老則欲慮雖有而不能自強莊子謂之逸以老此謂體將休意同而辭異爾物莫先者言不能與物爭先自然放退雖未及嬰孩與物無傷之時而比之少壯爲物所攻之日則有間矣至於形氣既盡反而歸其所即莊所謂息我以死也極者太極之極也前所謂形變之始也

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

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

榮姓也啓期名也以鹿皮為裘以索為帶天地之性人為貴於物也人類之中男貴於女三樂之說近人情之論也此章誨人以貧富死生之理故如此寓言能自寬者以其非見道而能推物理以自寬也杜詩所謂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此章之意

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為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

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
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
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
者也

底春當在春時也並歌並進言且行且歌也少不勤
行言少不學而無聞於人也長不競時言其不能爭
名爭利於世也子貢以此譏之而林類以為我惟不
勤行惟不競時故有如此之壽使其勞力勞心以爭
身外之名利則將中道夭矣子貢林類寓言而爲之
也死之與生一往一返言自生而死猶生之必返死

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此便是佛家今生來生前身後身之說也吾知其不相若者言人之生安知不勝於來生後身安知不勝於前身也今之死不愈昔之生即莊子弱喪不知歸之說得之而不盡者言其得死生之理而未盡其妙也列子之書皆尊敬孔子故其寓言之中多借孔子以爲說不知果出於列子否耶

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

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

倦於學者學而未得其要勞心已久故有厭倦之意息止也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是也子貢倦於學而求所止之地夫子乃以生無所息告之此列子借聖賢之名因進止之說而明死生之理也生無所息者言有形於此其生必勞何時可息必死而後可息也子貢未曉故再有息無所之問而夫子乃以壙墳之事答之睪宰墳鬲皆形容其突起之貌君子以此而自息小人之心雖貪戀不已至此亦不容不伏也緣此

一段雖爲貪生惡死者設然今禪家有死心之論有
大死人却活之語此中又有深意非徒曰生死而已
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
者德之徼也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
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
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
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
又有人鍾賢世矜巧能脩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
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而世
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仁者不仁者即君子小人之語徵者歸也言德必至於死而後定也此即反真歸根之意故舉死生之大以明之失家即弱喪之論鍾重也賢形也世生也三字皆傳聲之訛只是重形生重形生者以身爲貴也世人皆以狂蕩爲非故不與之而反取智謀之士殊不知智謀亦非也聖人之去取則以道爲主故曰知所與知所去

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

貴虛者以虛爲尚也無貴者虛之名亦無之又何貴尚之有

子列子曰非其名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碼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

非其名者言有名卽非也老子曰可名非常名是也曰虛曰靜則無迹矣亦無名矣無名無迹則得其所居纔有取與分別則失其所居矣大道破碎而後有仁義之名破碼者破碎也言今世之士至於破碎大道而以仁義爲舞弄則眞淳質樸之風不可得而復反矣舞仁義如今人所謂舞文弄法也

粥熊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盈

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

鬻熊借古賢人之名也天地之間運轉無已天一日行一周地有四游升降無一息之停似人居其間而不自覺譬如身在舟中舟行人不知也天地之轉移誰得而覺之密者言其不可見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覺死生之往來猶

環相接而不已無間隙之可省見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以成世人冉冉以行暮人何世而不新世何人而能故正是此意隨世即隨生也寒暑往來以漸而進故曰一氣不頓進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下至一物一器之微亦漸漸而虧損故曰一形不頓虧惟其不頓故人亦不覺不頓者不驟也人之自少至老亦然亦無間隙之可見必時至而後知故曰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態體態也智意見也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

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嶽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者誠為大遠

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
其壞時奚爲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
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
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
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
屈伸呼吸與天中之氣相應則人亦積氣中之耳然
者也日月星宿之光亦自此氣而出只使猶曰但使
也政使也四虛四方太虛之外也躇步躊躇也跐蹈
踐蹈也此言除太虛之外其內皆爲積塊也奚謂不
壞者言積則必散安得不壞此段之意蓋謂天本積

氣地本積塊必有壞時故設爲此語以形容之易曰乾坤毀則無以見道聖人亦有此意但不言耳太虛之中無形無極天地之在其間亦細物耳但以人之所見有物者而觀之則爲有中之最巨此兩句亦好難終難窮難測難識者言人不可得而知也末後一轉却曰來不知去去不知來蓋以學道之人不當容心於有無去來也今之禪家却出於此後面一轉

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

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聚也四大假合而爲此身故曰委形陰陽成和而萬物生故曰生者委和也順理也性命在我即造化之理故曰委順人世相代如蟬蛻然故曰子孫委蛻也不知所持無執着處也強陽氣即生氣也動者爲陽人之行處飲食皆此氣之動爲之皆非我有也圓覺所謂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便是此意此段與莊子知北遊篇同但烝字莊子作丞是也此必傳寫之誤

然謂之丞者亦寓言之名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

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爲盜耶孰爲不盜耶

未及時者未能數時也先君先世所居積若也謬已

欺已也往而怨之往見之而出怨言也時利天時地
利也滂潤浸潤也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所生在
外者也一身之陰陽亦豈我有此亦天地為之也誠
者信然也天地萬物不相離者物物皆出於天地無
一物可離於天地也仍與認同認以為已有者愚惑
之見也此章之意蓋言人在天地之間皆盜竊天地
之所有以為其生故如此形容所以為異端之學夫
時地利以養禽獸魚鱉皆天地之所有人盜而用之
聖人則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列子却如此鼓舞其
言柳子厚天說之喻亦原於此末後一轉亦與前股

同公道人人所同者也私道非人所同也在人之論則有公私在天地之德則無公私公者自公亦天地爲之也私者自私亦天地爲之也以天地之德觀之則益與不益皆爲有心者也此意蓋謂善善惡惡若出於有心則善亦爲惡矣老子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正是此意此等數似非列子本書

黄帝第二

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居按反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冏

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
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
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
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
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
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
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
親己不知疏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
害都無所愛惜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所撻無
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

硋同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

此言華胥之國亦與莊子山木篇建德之國其意一同蓋言黃帝之治天下始於有心而終至於無心始於有爲而終至於無爲也正命性命也以性爲正音

之訛也肌色焦然言其皴黑而瘦也昏然言其五情爽亂迷惑而昏也五情喜怒哀樂欲也讚合作嘆滛矣者言其已甚如水之浸滛然注家以滛當作深直侍者使令之人也懸鍾架也大庭猶大內也服形猶今人言服氣也淮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此言九州之外猶佛言西渠泥南閻浮也斯離也齊國中州也斯齊國言去中州千萬里也自然無心也無向背逆順言其心無取舍也入水不溺入火不熱無入而不自得也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言其雖有形猶無形也礙與凝同神行者其行無迹也天老黃

牧泰山稽黃帝三臣名也登假者猶言登遐也假當作遐莊子中多有此意以此列子比莊子人謂勝之恐亦未然

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原慤爲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此段之語多與莊子同其意只形容無爲之治而已

心如淵泉者言如止水也不偎不偎曲也與不愛同
不畏不怒言其和也不施不惠無所與也不聚不斂
無所取也物既自足而我無所愆愆欠闕也字育禽
獸生育也札傷疾癉也物無疵癘無疾痛也鬼無靈
響言無妖異也靈怪影響皆鬼之妖也與莊子逍遙
篇同
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尹生
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請蘄其術者十反而
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
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

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

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
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
而懟憾者再三汝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
所不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
復言
不省舍言不歸宿也懟怨恨也以十請而不告欲辭
歸也不命之退聽其自去也又往從之去而復來也
章戴尹生之名也姬音居轂之訛也夫子指老商是
也村人指伯高子也三年而心無是非之念口無是
非之言者以靜默自守恐自動也庚者更也向也去

是非利害之念絕是非利害之言今後有之而此心已定無不出於正也從聽從也所念所言皆聽其自然而無容心於是非利害之閒是心與理一無復決擇也橫縱也縱心所念不涉思惟也縱口所言橫說豎說皆可也放縱自由不復知有是非利害則心與理化而忘之矣此四節正學道工夫次第也在內既與理化則動容周旋之閒亦與俱化故曰內外俱進矣至如眼耳鼻口無不同者此化而忘之之時也釋氏謂之六用一源亦是此意也軀身也軀殼即蟬身之殼也木棄軀殼言不知有其身也忘其身而後可

以乘風也汝之對憾如此是身心之累未忘則片體一節天地且不能受載況渾身乎此章蓋言其御風之學必至於視身如無而後可也此非虛言唯學道者方知此語之爲實也

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姬魚語女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而正焉彼將處乎不深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游乎萬物之

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物奚自入焉

關尹之名喜見老子者此非師友相傳之言則是借其名以爲說關尹子自有書雖其書爲後人所雜而中間絶到之語非諸子所及也潛行不窒言行於空中如實地也蹈物之上言其高也純氣之守今養生之學者亦如之守以無心則可非智巧所及非果敢之勇所能也莊子達生篇亦有此語此是其一宗學問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雖居也無吾也音之訛也像貌聲色有形之物也若皆囿於有形之間則何

以相遠惟無心則超乎萬物之上也先者造化之始也奚足以至乎先言囿於有形則不足以知造化之始也前言貌像聲色此只言是色而已四字之中只掇一字文法也不形者未見氣之先也無所化者造化未萌之始也造者物之所自出也止者在也若未知不形無所化之妙但以得於物者而窮之焉得為至到之見乎正者極至之謂也不深之度謂只在面前至淺近而人不見也無端無始也度法也紀統也言此即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藏隱而不知也如夫子以我爲隱包萬物之終始物之所造皆造化

也一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只是純一靜定而已以理言則為性以生言則為氣以得之於己者則為德其天守全言其純一者不汩也無退卻者定也純一而定則外物皆不得以動之故曰物奚自入焉

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胷是故遻物而不慴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况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

此數語與莊子同犯害即墜也乘車之時與墜車之時皆醉而不知無所恐懼故其神全惟其神全雖有

所傷而死亦不至死遝物不為物所迕也不憎不懼也藏於天無心而忘己也故以此數語極為精奇

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鏑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

殆矣夫

此段與莊子田子方篇全同引之盈貫開弓而置滿也前手直而持平可以致一盃水於其肘上言定也發射也適去也沓重也又也矢方去而矢又在弦上沓於弦上者纔去而方來之矢又寓於弦上矣此言一箭接一箭如此其神速也象人木偶人也背逡巡者言面向高山背臨深淵退而未已之意故曰逡巡三分其足一半在岸二分垂於虛處可謂危之至而伯昏能之者即所謂純氣之守也履地而射射之常也故曰非不射之射也神能守一則雖上闚青天下

至黃泉揮斥乎八極其心亦無所變動若於險夷境界猶怵然而恂其目則是未知至人之學也以此為射而欲求中的之精義亦難矣故曰爾於中也殆矣哉怵惕也恂動也恂目動目也殆難之意也

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

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黧黑衣冠不檢莫不眲之仍吏反既而狎侮欺詒攩乚兩反㧙必結反挨倘海切抌勇主切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憊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眾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眾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肌骨無毀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

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
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
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
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
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
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
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
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
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
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

存也心一而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
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
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
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
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
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
已哉商丘開信偽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此段形容箇誠字極精切看得此意盡則可以學道

私名也私僕也浙江人謂之私身是也口所備肥言惡
而咀嚼之晉國視其好惡而升黜其人智鄙智愚也

傷破爭競有所傷損也一國之人當時以此成俗禾
生子伯二客名也坰外野外也田更野老也三老五
更皆老者之稱衣冠不檢言其破碎不整也眲輕視
之意攩拯挨抌四字皆戲侮而推打之也單憊言戲
侮之力罷盡也漫言等閑說也骪骨無䃒無所毀傷
也淫隈水盤渦處也昉始也始令其同客衣帛食肉
也埃不漫烟埃不能眯迷之也吾誠之無二心言信
而不疑也不知形體之所措忘其身也不知利害之
所存不知世之有患害也其心既一則物無迕於己
者今既知子黨之言爲欺誕則內之疑慮已生外之

觀聽已感回思前日之蹈水以幸而不焦溺爾此意
蓋言以纔盡則利害禍福皆不足以動之有一毫計
慮之心則難矣禪家有滲漏三字極佳宜兒馬醫其
心苟誠皆可學道所以見之必下車也此亦圓覺經
不輕初學之意至信即至誠也信僞謂信人之僞言
以爲誠猶且若此而況真誠者乎
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
庭之内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雌雄在前孳尾
成羣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
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

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遊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

牧正掌牧之官也役人其使令者也慮其術不傳使

之教毛丘園也不言養他獸而言養虎者舉其大者也不敢以生物全物與之恐其怒心之萌也虎雖與人異類而食養之者莫不媚愛之以其能順其性也此數語與莊子人閒世篇同吾豈逆之使怒然不順之使喜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此數語形容得人情物理極精不中者言皆不中理也心無逆順即無心也無心則能與物相忘此意蓋不過發明無心之理極是一段好說話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

數能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吾與若玩其文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

觴深淵名也游拍浮者也善游熟於游者也沒人能入水者也謖起也譆與噫同玩其文玩其外也實內也言見道未深也而固且道與而汝也汝且以是為道與謂未見道之內方見道之外便以為道歟輕於

水者可教以其不畏水也忘於水者數數學之則能矣以其熟於水也若没人則不學而起操舟以其視水如平地也萬物之或覆或却雖陳於前而不能動其心則何所往而不自得此又總言理也心者神明之舍不得入其舍即不動其心也

以瓦摳者巧以鈎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内

此數語與莊子達生篇同但莊子以爲注此以爲摳字異而義同摳投也莊子以爲輕内此以爲拙内拙者拙擭之也鈎帶也鈎重於瓦金重於鈎謂射者之

巧於心本一纔有所顧惜則所重在外而內心則有所拘捨而惛而惛也雖巧亦拙矣

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爲似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並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以爲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爲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

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呂梁地名也懸水瀑布也水沫之流其廣三十里大也遊流沿流而拯之也承接也棠行注云合作塘下是也齎莊子達生篇作齊乃水之旋磨處也齎字亦誤也汨湧處也出入隨水上下也從水之道而不容私是順水之勢而無容心也生於陵則安於陵長於水則安於水皆隨其自然而不知所以然故性命二字初無分別但如此作文耳若以生長字強求意義

則誤矣孟子曰言性則故而已矣即此故字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瘻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現音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也若橛株駒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瘻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修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

此段與莊子達生篇同承蜩特竿而粘蟬者也纍丸

於竿首自二至五而不墜則其凝定入神矣郭象注莊子下兩箇得字亦自好橛株駒今所謂木椿也橛椿也株木之名也駒定也想古時有此三字不反不側止是凝定也當承蜩時其身如木橛而不動其臂如槁木然其心一主於蜩而不知有他物純一之至也用志不分其志不貳也凝於神凝定而神妙也此雖借喻以論純氣之守而世間實有此事今世亦有之但以爲技而不知道實寓焉痀瘻者背曲也逢衣儒者之服也能修汝今日之所以言而後可以承言向上之事此言其道之妙不止於此也載言更言

也上語上之上也其他與莊子同現莊子作尤疑莊
子作凝字從莊子爲是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
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
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
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
漚與鷗通凡百住而不止言其往來之多不止於百
數也舞而不下疑之也蓋謂此心稍萌則其機已露
豈能與物我相忘哉以此喻無言之言無爲之爲不
知之知意極親切蓋無無爲無無言無無知皆無容心而已

至言則無言矣故曰至言去言至為則無為矣故曰
至為無為人不知其所不可知而皆以其所可知者
為知其所見淺矣故曰齊知之所知齊同也猶皆審
也此三句與莊子達生篇同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
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
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
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
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向之所出者石也
而向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文侯聞之問子

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

藉芿藉草也躪藉其草燔燒其林以火獵也奚物謂石奚物謂火此亦不知之知之喻涉火之說亦與商丘聞夫同意和者大同於物此和字造化也胷中與造化爲一則物無不同初無傷礙刳心去智即不知之知也試語之有暇試嘗也言亦專講明此之久矣

夫子能之能不為便是黃蘗豈其能復從求黃蘗以為
與妖捏怪彼僧回首而謝曰大乘法器我所不及正
此論也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
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
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
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
而固得道歟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
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也神巫相者也其言已皆驗若神

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為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雄又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抗高也自以其道為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罪

乎不誫（合作震）不止是殆見吾杜德幾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也地文者此猶禪家脩觀之名罪合作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誫即不震也不震不動也不止合作不正不正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爲濕灰活灰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幾亦是脩觀之名德幾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爲不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

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吾見杜權矣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爲全然有生意也灰合作全天壤亦是觀名猶言天田也天上之田兆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脩養家以舌爲天津以頂上爲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
生坐不齋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
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冲莫朕是殆見吾衡氣幾
也

太冲莫朕亦觀名也太冲大虛也莫朕不見端倪也
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
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爲不齋言其半動半靜而
不定也

鯢旋之潘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
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

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

此一段所言九淵正脩觀之名也今佛家以爲觀而古人以爲淵淵有九名想猶今十二觀也但莊子只言其三此有其九似非列子本書必後人所增也潘合作審從莊爲是審信也九淵之名皆是借喻故曰其喻信爲其淵其喻信爲其淵也鯢大魚也旋盤旋也莊子作桓爲是水中有鯢半靜半動之象也即所謂衡氣機也止水靜也即所謂杜德機也流水動也即所謂善者機也莊子曰淵有九名此處其三正舉此三者之喻以證其前言也看此書語脈似失本意

以此觀之三書之是非可見濫水自下而湧上出者
也沃水從上溜下者也氿水一作氾合作汍水從旁
穴出曰氿也雍水壅遏而不流非自止之水也濫水
泉之潛出水停成汙池者也肥水毛詩傳云所出同
而所歸異是也以上水名多見爾雅必後人以爾雅
之名而增之注家曰水之湍激流止如至人之心因
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此說誤矣郭象注莊子
此數亦此類爾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
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

矣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
虛而猗移不知其誰何因以為茅靡因以為波流故逃
也
已滅已失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觀名虛
無也猗移合作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
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音頹茅靡者拉拔也波流
者莽蕩也言其看我不出但見拉拔莽蕩故自失而
走也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
豨如食人於事無親雕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

而封戎壹以是終

為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鼐之間而不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親者言其雖為事而不自知若不親為之也雕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謂墮肢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畛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遊一常如此之意紛合作紛戎合作哉從莊子為是此皆傳寫之誤也莊列皆一宗之學此等議論必其平昔所講聞者故二書皆有之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
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
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内誠不解形諜成光
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𩐋其所患夫漿人特為
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
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彼將任我
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
處己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
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
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

豈不愈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而焉用之感也感豫出異且必有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與汝游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

奚方而反言征何所而回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其人敬己不待貨而饋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聖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而未化也解化也諜動也形諜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爲有迹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

無迹故久徑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云老僧修行無力爲鬼神覷破即此意也貴者耆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叢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無多餘之贏言其贏利所餘無多也此句比莊子添一無字則意異矣贏利也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買聚徵者也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況爲君者身求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任用我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叢其所患也効獻也皆人喜之故曰

善哉維摩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其
不必空游矣人將歸尚而守汝以為師矣覅止也已
助字也保守也歸者投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
有不足之意蓋瞽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
從學者衆也敦杖蹙之乎頤竪立其杖而拄之於頤
也蹙拄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
必脫屨而後入急於迎瞽人故不及穿屨也廢藥者
教誨也開發而藥石之也發者置也已矣休言之意
然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
在乎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而後

也因以爲也言汝之所爲何以如此感動人也人之感動而悚變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晦使乖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其能自隱必且有所感觸而搖動汝之本身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也又尤之意也與汝游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汝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

此段與莊子列禦寇篇同但一二字不同耳

楊朱爲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老

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睢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大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

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邸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皆避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爲常人矣此段與莊子寓言篇全同但涫字莊子作斷義亦通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

此一章與莊子山木篇同美者自美自矜誇也惡者自惡慊然自以為不足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謂有賢者之德而無自矜之行則隨所往而人皆愛樂之此一節亦是人生受用親切處孟子以楊朱為為我據此數處則楊朱似為老子之學豈楊朱初學老子後自為一宗耶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

先出於己　自無所殆矣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
下若徒謂不必爲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是可常勝強則必不勝此老子之論二者亦知言二者
之得失甚易知也而人多未知之故自古以來誇其
強者視彼不如己若之人則必以我先之爲快若以此
爲強則又有強於我者以與我爭我必不勝則危殆
矣故曰先不如己者若不如己則殆矣以柔爲尚者
相世之人皆出於己之先而我常居其後在我者常
若無較則何所危殆乎哉曰先出於己者無所殆
矣以此道而守其身則在我者常勝故曰以此勝一

身若徒若徒者猶曰若而人也徒等也能以一身當彼勝者即此等人也以此道而任天下之事則亦當勝故曰以此任天下若徒言能以天下自任者亦此等人也蓋我自謂不勝則無時而不勝故曰不勝而自勝我自謂不能任則天下可以自任故曰不任而自

任

鬻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以柔自守則常剛以弱自保則常強常弱常柔則為福不能柔不能弱則為禍故曰觀其所積知禍福之鄉積常久也以強為勝不若己者忽其若己者出以其剛而與我敵我則不勝矣故曰強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也以柔自守而視世之人皆出於己上我無所爭則在我者常勝故曰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此鬻子之言也又以老子數語證之鬻子自有一書亦老子之徒兵強則滅者恃其兵力以爭戰者必亡也木強則折者如藤如柳則難折木則易折也柔弱者常生堅強者常死徒類也此語見老子七

十六章乃人與草木生死爲喻也故曰之徒此因上文兵木之喻故亦曰之徒意謂柔能勝強必敗皆此類也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

童同也觳之訛也此意盖謂人之狀貌雖異於禽獸

而其心與禽獸同者聖人之同不取其貌而取其心此憤世之論倚而趣者相依倚而共趣向也仰上也伏下也

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為前驅鵰鶡鷹鳶為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為異人形音與人

奚而不知[illegible]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其所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

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
三聖其狀異人而有大聖之德以此形容桀紂桓穆
雖有人形而實有獸心也因此又言以力使禽獸者
以聲致禽獸者引此可見之事以實其說也熊羆前
驅東漢巨無霸之事可見鵰鳶爲旗隨其所指而縱
之人則從之而往故曰旗幟禽獸之智皆有所欲亦
謂所生豈人教之故曰不假智於人齊皆也攝養也
上古之人與麋豕居亦有此事故借其說以形容人
言之論偏知者言其獨悟而得之也故曰偏知之所
得惟古聖人則備知之備皆也無所遺逸者人與異

類皆教之也此意蓋謂上古之世雖異類可教與人同而末世之人皆如異類而聖人不作又無以化導之此亦憤激之言也

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哉

此段與莊子齊物篇同而文稍異朝三而暮四先少

而後多朝四而暮三先多而後少其實皆七也能鄙即智愚也物凡物皆能相籠絡也聖人以智籠群愚謂其鼓舞化導使之不自知也莊子則以此為無是無非之喻却與此意異矣

紀渻子為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鬬雞易為應見影而動則是此心猶為外物所動也疾

視而盛氣言其神氣已旺疾視而不動也初言虛憍而恃氣則其氣猶在外此言疾視而盛氣則氣在內矣疾字有怒之意即直視也抑與匹夫按劍疾視者同望之似木雞則神氣俱全矣此言守氣之學借雞以爲喻耳　達生

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

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者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此段與莊子說劍篇略相似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是爭而有時乎不勝也弗敢刺弗敢擊猶有心於競我也此二等矣本無其志則於我初無爭心又是一等雖然皆欲愛利於我則是以善養人者服天下累三等而至於此為最上之道故曰四累之上也此吾聖人之事而以孔與墨並言此春秋以後學者之論蹀足頓足也謦欬聲也疾言言之急也皆形容其慾之出也辯矣者歎其能言也意謂此客有大辯才故能以說服我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
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
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
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
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王
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
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
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
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
雜芷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

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
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
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搆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
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
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
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
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
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
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
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嚮者

之與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胇方微反
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
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
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
蹔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閒可盡模哉
化人有幻術者也入水火以下是變物之形與穆王
游帝居是易人之處腥螻皆臭氣也娥媌姿媚也曼
靡窈窕也阿錫細繒也齊紈齊整之絲紈也芷若芳草
也若杜若也承雲黃帝樂名也六瑩帝嚳樂名晨露
湯樂名玉衣玉食言其珍美也合音繹不繹然不樂

也不知下之據言不見其基址也望之若屯雲言多
也清都紫微天宮也鈞天廣樂天樂也累塊累土也
積蘇積草也言自上而下視其宮室微且小也光影
眩其目音響亂其耳恐悸而不凝定精神若喪失然
殞虛於虛無之閒墜而下也酒以濃爲美傳久則稀
清美肴未勝未敗也默存者坐想也此言須臾之頃
耳葉法善與明皇遊玉橋亦是此類神遊而形不動
此幻術者之事也閒於恒見者而疑其暫亡者適
神遊暫也今忘矣今之所見者常也閒異也以其異
於尋常所見而疑之也以其常疑其暫皆非真也變

化之有久近豈可盡得而形狀哉孫疾久近也模形
模也斁亡與忘同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音華）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𣚍（音義）主車則造父為御𦉍（齊）商（台）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

上西王母爲王謡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

此事詳見於穆天子傳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亦引用之左氏有或如金或如玉之詩亦是此事驌騮即騂騮也白㶇音義𨶹音霸𠳝音合渠黃踰輪盜驪山子柏夭皆馬名也柳子厚所辯八駿圖其形又怪異此亦泰知其孰是孰非孰實也巨蒐氏之國亦崑崙赤水之類以鵠血爲飲以牛馬之乳濯足今北虜以馬乳爲

酒亦是此類二乘乃王之二車也別曰又一日也封
猶封禪也賓見也觴宴之以酒也王母所謡白雲詩
也日之所入弇山也不盈于德言其行有慊也諧者
足也德有慊而其樂自足恐後世追數以爲吾過祁
招所謂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亦此意也以此樂
其終身至百年而後殂世以爲登假言世人以爲死
其實不死也此章之意蓋言世外空闊猶有無窮之
樂雖帝王之居未足美也人但以耳目所見而有歆
羨富貴之心不知天人視之其爲富貴者甚微爾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

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此章之意蓋謂人世變幻之術與造物死生變化之理其技一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

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莫傳焉

老成子雖不得其術但深思而自悟亦能從容變化以有無之間故曰存亡自在幡校者翻覆檢校也變幻之意也幡校四時者變易陰陽之節也冬起雷變陰為陽也夏造冰變陽為陰也飛陽類走陰類故飛者輕走者重今能變易其陰陽所以飛者走走者飛也其術無所著見故世莫得傳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密庸者默而用之人不得見也其道雖不可見而其功用實與人同五帝三王之所以化亦猶老成子尹文之所以幻也言其不可知之神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爲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周禮之有六夢此亦言六夢却先以覺之八徵言之故者事也言人間百事也爲者日間所作用也得喪哀樂生死有形者之所同故曰形所接也接應也感應之應也

妄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六候之夢與周禮同人心之中虛靈知覺事有兆朕見於夢者正也正夢先兆之夢也噩者夢中驚噩而覺者也思者因所思而成夢也寤者夢時見覺時事也喜者因有所喜而夢也懼者因有所憂懼而夢也懼與噩不同周禮注中却無分別此皆在我之神為之故曰神所交也交者其交於外境界也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

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物我之所感自有變幻故曰感變事者八徵是也旅
由然者言皆由心而生也人惟不知感變之由皆自
一心而始故有所疑惑有所驚怛知則不惑則無怛
矣盈虛消息皆是一理故曰一體我之盈虛消息天
地亦然萬物亦然故曰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語曰四
十而不惑亦此境界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
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此三句醫書中亦有此類之語以此而言可見夢因

吾心而出熇火盛貌也生陽也殺陰也

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

與予人也取取諸人也此是意有所欲而夢也如渴之夢飲然

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則夢溺

此心病也

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

帶與飛鳥覺時所見也夢中文變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

亂暗則思明故將陰而夢火也胃氣不足故將疾而

夢食皆自此心生也

飲酒者夢歌儛者哭

夢飲酒者或有憂惱之事夢歌儛者或有哭泣之事夢覺常相反也占夢書中多有此類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晝有所見形遇也夜有所夢神遇也凝定也神定則無想無想則無夢也若高宗夢說孔子夢周公則非想夢也信真也真覺者不語默而靜也真夢者不達

不達於理則以夢為真也物化之往來即夢覺是也人惟不知此理故以古之眞人覺自忘寢不夢為虛語豈知眞人之事哉其覺也如忘無所着於世也心無所着則虛則一則其寢安得有夢釋氏所謂夢覺一如此語極好大慧答書中有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佛夢金鼓一篇其講明夢覺一如處甚好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爲者實覺之所見者妄

古莽之國亦寓名爾無陰陽無日月其民不衣不食而多眠其眠五旬而一覺故以夢者爲實而覺者爲妄此亦問發端而疑暫亡之意蓋言人若常夢則覺之暫者反爲妄矣

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爲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爲覺之所爲者實夢之所見者妄

齊中也中國亦曰齊州此段言中國之人又以覺爲實

以夢為妄審度謂度數審的也察謂察别分明也

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阜落之國亦寓言也日月之餘光更互而照之故其國不瞑唐志所言熟羊胛而日又出者世間恐亦有此等國土未可知也日月常照故其人常覺而不眠蓋謂中國之人但以晝覺夜夢為眞為妄而不知六合之間又有如此國土不可但以耳目之所接者為

是也凡此皆欲廣世俗狹小之見而已

周之尹氏大治産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

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閒

昔者夕也言夜則夢為國君也鍾聚也聚其思慮以營家業也唅囈寐語也並者皆也閒者安也言寬其役夫工程自減其己思慮二人之病遂皆少閒此段以夢覺形容苦樂之事其言甚有味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

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
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
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
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
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
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
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
夢仞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
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
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

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駭鹿驚而走者御音迓迎也遽而藏之隍中没沒藏之恐人見也蕉草也順塗從塗也詎豈有薪者之夢只是汝自夢見薪者言之爾汝今之夢乃爲真夢矣不厭不甘也爽旦天明也仞與認同夢認人鹿無人得鹿言汝以爲初無薪者無得鹿之人但爲夢也士師復夢分人鹿者言未能別白其真妄亦如夢而已國相乃曰惟黄帝孔子知辨之謂非知道者不能定眞妄也恂與徇同且從士師之言爲之中分也此段亦是以夢覺言眞妄之不可定爾其說自

有味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

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
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
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
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
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
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

毒之者之也上巫醫二者之事今人亦有之以見古
今人情不相遠也弗占不入卦兆也弗禁以為祟祈
弗能禁止也攻之弗已不可治也自媒自薦以為能
治此疾也化其心變其慮者謂此心病非他方法所能

可癡也求衣求食求明是求其心猶有知覺也獨遺之居而不令人見故不知其所以治之者何施為逃既悟而怒以世事感觸能累其心不若不知而忘之也蓋以世人憂樂得失存亡好惡能亂其心非有道者樂而忘之則不如病忘之為愈也末後却不肯說盡但云非汝所及此又是一機軸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

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

此以迷疾之說又翻前段病忘之意徧動也一家共之人不因一人之迷而傾其家一鄉之人不以一家之

迷而傾其家盡言迷者少而不迷者尤多則不得而惑之也若天下皆迷則不迷者反爲疾矣其意蓋謂今世之人皆迷於利欲而不知道反以有道者爲迷也鄉與尤同迷之鄉者言迷之甚也榮棄也賫也言莫枉汝資糧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眞見燕國

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

此段蓋言人心無真見則或以妄者爲是而真者爲非也微無也悲心更微言反不悲也據此一篇語極到必列子之本書

仲尼第四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

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脩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脩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

此道且不得於一國與不得行於當時其如天下來世何

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

古人之所謂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眞樂眞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爲詩書禮樂何棄之有葦之何爲

樂而知其樂則有心矣樂而無谷心者爲眞樂

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滛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弦歌誦書終日不輟

此章之意三轉首言樂天知命則無憂次言樂夫知命者亦有時而憂末又言知憂樂者不如不知其意蓋以有憂有樂不如併憂樂無之人知憂樂之爲憂樂

不若併爲寓不知之其大旨不過如此故寓言以推揚之其筆法去莊子遠甚恐非列子之本書添也者浸淫也酷意以思之也

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

廢心用形言無心而忘其形雖動用不知其爲動用

也能以耳視目聽六用一源之說也釋氏以音為觀
音果佛日學東坡維摩贊作觀音贊十首正是此意
其辭曰世間種種音聲相聚以耳聽非目觀唯此大
士眼能觀於眼境界無所取耳鼻舌身意亦然善哉
心洞十方空六根互顯如是義見語錄普說第十五
段自解說得甚明

魯侯畢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
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
人終願聞之

視聽不用耳目即莊子所謂官知止而神欲行之意

也聽之以氣聽之以心亦是此意雖不用耳目以視
聽而耳目之用常與人同故曰不能易耳目之用增
異者言如此則又甚異也
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
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
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
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曰體曰心曰氣曰神皆歸於無此乃無心之用也介
然之有言一介可見之微也唯然之音言一唯可聽
之微也此八字十得亦好物來干我我則知之即是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也即是物來能名事至則應也

七孔四支心腹六藏所覺所知我皆不知即是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也其自知而已矣者言我雖自知而有不容言者也

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

笑而不答即是前篇所謂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此意則謂夫子雖知此道而不以語人故笑而不答也

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

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爲聖弗知眞爲聖歟眞不聖歟商太宰默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

此章似當時已有佛之學托夫子之名而尊之也西方之人出於三皇五帝之上非佛而何然則佛之書入於中國雖在漢明帝之時而其說已傳於天下矣

矣不治而不亂者言其用世無治亂之迹也不言而信不化而行以誠感人也弗知真為聖真不聖是有推尊之意而為此不定之辭必當時有此說而未甚行故不肯指定言之也默然心計曰欺我哉形容其驚疑怪訝之意也善任智勇能用智勇以治世也善任因時者能用順時之道也孰者為聖何者為聖人也

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

君子曰師之莊貨於丘也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
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
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
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言其知仁未知變通之權也
此仁字與誠字一般莊列之字義不可與吾書比哉
矜也同和光同塵也以四子之有我兼有之在我則
能易在彼則不能易看他如此說易字便與時字相
似蓋謂聖人得其全時乎而辯時乎而莊時乎而仁
時乎而勇四子者各有其偏爾吾弗許者言彼學此

變易時中之道而未能得吾未許可之也

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雖然子列子亦微焉朝朝相與辯無不聞

日數而不及者言日日數之而不盡也謂來學者之衆也亦微焉言其應酬之久微矣凡其朝朝相與辯之言傳說於天下人無不聞之

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

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爲

不相謁請不通刺而相見也敵爭也不疑斷然迸不皆以爲二人斷然有爭於心所以不相見也貌充者見面盎背也無聞無見無言無知言其雖聞而不聞雖見而不見雖言而不言雖知而不知也形無惕者言德全而無所怵惕於外也往將奚爲謂欲往見之而何所言乎

雖然試與汝偕往擬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醜焉而不可與接顧視毋列乎形神不相偶而不可

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衎衎
若專直而在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
閱弟子者選擇而行也欺魄者塊然其形似魄而非
魄也欺者疑也以彼之欺魄視列子之形神不相偶
非南郭子之比故曰不可與羣形神不相偶者言形
神相離而未為一也指末行者與言擇其最下者
而與之語是以列子為不足與語也衎衎和也專
直一也在雄獨尊也狀其旁若無人之意也反舍而
有疑者疑南郭子之薄列子也
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用無言為言亦

言無知爲知知亦知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無
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
已汝奚妄駭哉

得意者造道而有得也進知者造道而有知見也此
下却分三轉無言忘言也以無言爲言以無知爲知
亦言亦知者謂其雖忘言而無字猶在也此是一節
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者又將無與不
字作分別也不者是知與言猶在也無者是無字猶
在也亦者未盡之意也此是一節及至於無所不言
無所不知而亦無所言無所知方爲造道之妙又是

一節此即從心不踰矩之說但說得鼓舞爾今禪家
正用此機關兼此段文字亦與傳燈録辨義處語句
同汝妄妄駭者言此乃至人之事汝何妄以為驚駭
其意蓋謂汝惟未知至人之事所以有此驚駭我於
至人何可及耶

子列子學也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
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
害老商始一解顔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
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九
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

吾與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數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

此章序列子爲學之始已見前篇心凝定也形釋忘其形也骨肉皆融化不知有其身也形所倚而立足所履而行心所念口所言皆可不自覺知矣藏蓄也言之所出理皆藏蓄其中也亦無所藏而已但如此無所隱知而止也理無所隱則至理即此可見也

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

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乎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游者游觀天地之間也無故者日新也人但以其所

見者爲游觀之樂我以造化之變不常者爲游觀之樂故人未有能辨知之者也故曰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非之乃曰游與人同而曰固與人異言汝之游如此亦未有異於人也汝之所見亦常爾何以謂見其變乎故曰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言其妄謂見其變也物之無故日夜相代乎前但見其新而無故也我之爲我者亦然以彼之日新爲玩而不知我亦隨化而往日異一日則觀常觀變皆外游也求備於物者但以外物爲觀盡也取足於吾身而無所觀於物乃爲至游終身不至者知其學未至也不知所適者

言其無適也不知所眂者言其無見也無適無見則無物無我無我無非游矣無非觀矣我之所謂游觀者如此故曰物物皆游物物皆觀故曰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再言至矣乎者申言以讚美之也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

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
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
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
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譽辱得失死生貧富視之如一皆忘世之事人如豕
者無貴賤之分也吾如人者無彼我之累也家如逆
旅親猶疎也鄉如蠻戎遠猶近也此皆心無係累也
不可以事君交友待妻子御奴僕者無心於應世也
此皆至人之事而以為病者如今禪家寓說也背明
而立可見其心爾猶隔墻見五臟亦有此事但此顛

乃喻一言兩末後一轉却如此結斷者言聖發往我欲未能自忘亦謂之病故如此飜騰其說釋氏曰執藥治病藥亦為病近於此意

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也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

無所由而常生者謂無所從來而不知生之所以生泯其知識者道也由生而生則知其所以生而生者

雖此身有終而終者未嘗亡此常人之見也知有無則有亡此因生而達無生之理者故曰不幸言此知此覺反為累也由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雖生而常若無生者此亦道也亦者近道之意也由無生而知常死其身雖未終而自若無生者此亦常人之見也然因無生之理而知其所以生則幸矣無用而生無容心於生也此謂之道因此道而知所以終之理此謂之常有所用而死此有字誤也合是無字無所用而死言無容心於死而循其自然者亦謂之道因見道而得所以死之理者此謂之常此意蓋謂知

道者爲是常人未足爲高知以不知者爲謂之道也

莊列之論大抵皆如此翻騰其說釋氏斷常之論亦

必源流於此

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

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目將眇者

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

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先識

是非故物不至者則不反

隸人衆人也季梁隨梧皆衆人也楊朱一歌而一哭

則楊朱亦衆人也其意蓋謂無所用於生而死其理

本一而歌異異焉是未知其道也物不至至者極也

物極則反自目眇已上數句猶燈將滅者必大明是

皆極則必反之理也

鄭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

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來者奚若

其徒曰所願知也鄧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

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

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長

幼群聚而為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

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

機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
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
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
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爲執政者乃吾之所使子奚矜焉
鄧析無以應目其徒而退
鄧析辯者也伯豐子賢者也鄧析輕豐子之來欲戲
辯之若汝也其徒者鄧析之弟子也彼來者伯豐子
也養養養之義猶孟子所謂役人役於人者也犬豕則
受養於人養犬豕而爲我用者人也意謂伯豐之徒
食祿於鄭受執政之養而爲執政所用也多機多技

巧也相位相位致也相使者相役使也其技既同無能所能不能相位致相役使而其所以使之位之者皆無技藝之人是有知有能者乃為無知無能者所用也執政有才之人也伯豐子以道自晦者也言我以道自晦雖若無能無知而鄭國之執政見用於時者乃為役於我者也彼又何能養我乎奚矜者何以此矜誇而辯我也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并

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鍾夫有易於内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

撲也言能舉秋蟬之翼也此是戲言以激王問也商丘子之力天下無敵而至親之間不知其勇是能自晦也見所不見視所不窺得所不得修所不為此皆不知之知無為之為之意學視自輿薪而始學聽自聞鐘而始此見聞之粗者也必至於見所不見聞所不聞而後為妙也有易於內是不聞不見者也易者事在易而求諸難之易也能見其所不見聞其所不聞我求諸內既易於此則於外之見聞無難矣既於外也無難則雖見聞亦不用人何由知之故其名不出於一家言雖鄰人亦不知也分我不能亦威其

力故以有力聞於天下雖勝而自矜負者而不能自
晦至以名顯是違師之教而失其道也然臣之用力
不能自晦亦猶勝於矜負其力者矣盖以此諷王之
好勇也然此書之意主於有若無實若虚犯而不校
故設爲此喻爾長息長大息也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
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
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
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
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

無師無友言其獨學也佞給口才也不中不中理也漫衍泛濫也無家言不主一家之學也韓檀公孫龍之徒也以其說與其徒自相講肄欲以屈感時人而非正理也

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

括筈也本受絃處也以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不一發也矢矢相屬不一矢也前發之矢皆中準則無墜

落者後發之矢又中其括猶銜弦然矢矢皆相屬視之如一條箭也造至也準法也造準言合法也前後發矢之次第也猶銜絃者括之受鏃如受絃也

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

烏號黃帝之弓有名者綦衛必亦箭之有名者眶不睫者言不瞬也矢墜地而塵不揚言其落之輕也鈞

後於前者言前後之矢力不軒輊也盡矢之勢者言矢至於近睫而盡乃落於地是其射時約矢之勢至此而盡準則之精也

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

皆條也設令發於餘數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
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
子龍之徒謂牟乃爲龍之徒弟安得不强爲文飾其
趹鈌乎闕趹脫也又言其尤者更取其已甚者言之
欲子牟必知其妄也
意生於心今曰有意不心者心意有異名也牟曰無
意則心同者謂曰意則不得爲心曰心則不得爲意
若曰無意則心亦同無若曰有意則心亦同有是意
不爲心也
指一物而視之則其所不指者尚多故曰有指不至

謂無所指則皆至矣故曰無指則皆至有者謂之物若以有為物則天下之物豈可盡不以物為物則可以盡天下之物而皆為吾有故曰盡物者常有

有影者不移此惠子所謂飛鳥之影未嘗動也改動也一物有一影纔動則後之影非前之影矣由後影而求前之影則未移之先是也故曰影不移者謂在改也改纔也謂其說在於變改之時也

髮至弱也千鈞至重也以一髮而引千鈞固不可然積其髮之勢至與千鈞等則亦可以引千鈞矣故曰

勢至等也此雖強辯亦可通白色也以色為名曰白馬形也以形而名曰馬謂色為白則可謂形為馬則可若以白馬為馬則白色也馬形也二物也安得而一之故曰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孔叢子公孫龍同

孤犢雖母之所生母在則不謂之孤既謂之孤則未嘗有母矣謂之有母則非孤犢也莊子亦有[illegible]同

條法也子輿叛其強辯不可得而後詰故曰汝以公孫龍之言皆合條法邪餘叛都穢亂也謂其言若出於他叛汝亦承從之也更謁子論者如今人所謂向下文長更待求白也惱怒而不與言也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童兒謡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舜不辭而受之

此章形容聖人之化天下未嘗有化之之迹天下雖化而皆不自知立我者言使我生立於天地之間也極者道也帝則天理也當時之詩本以詠堯之德而大夫以為古詩此亦是形容其不知所以然之意堯

於天下相忘如此故舉舜而禪之舜亦受而不辭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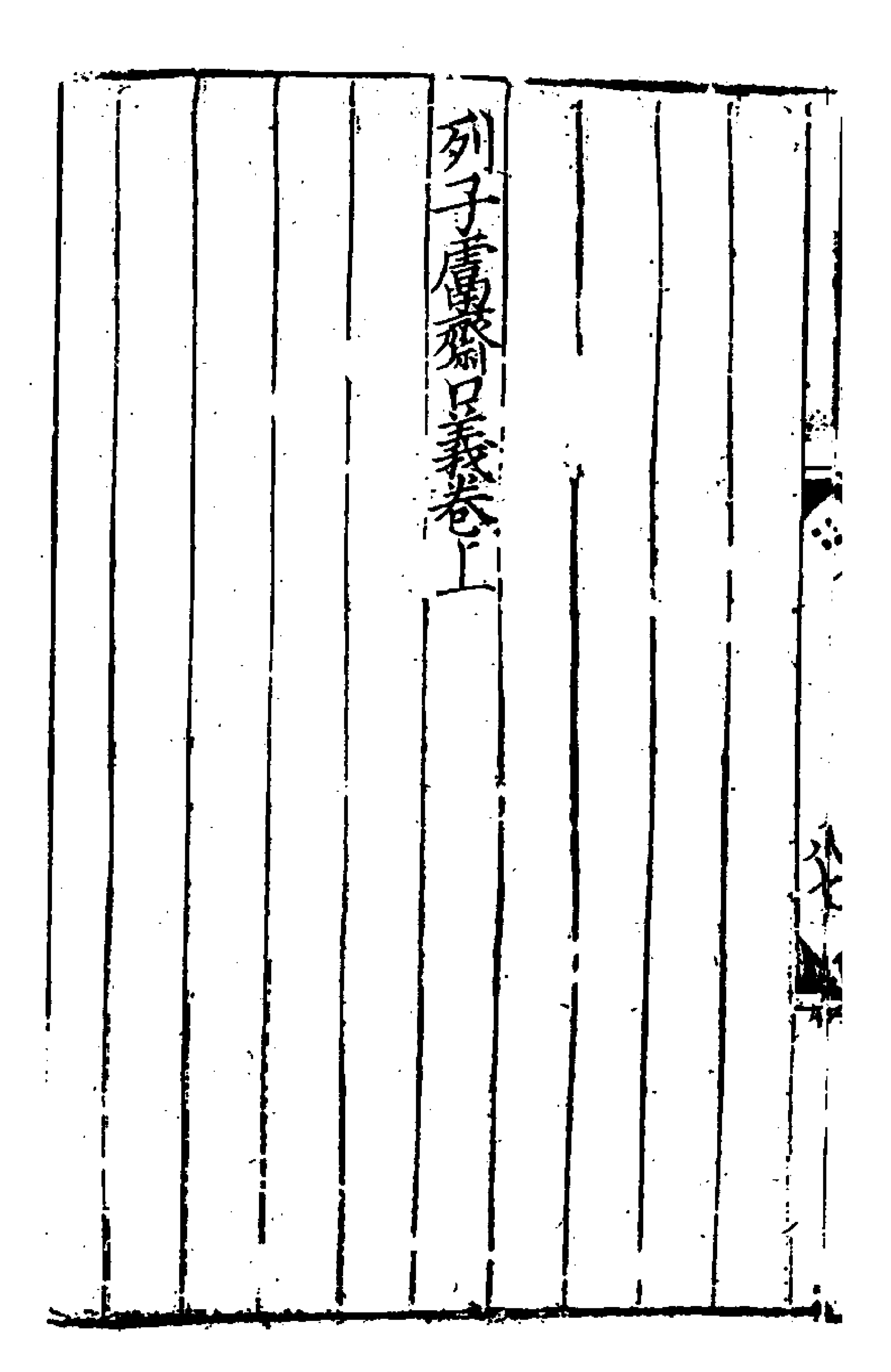
言堯之禪舜之受皆出於無心也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無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爲眞知眞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雖無爲而非理也

在己無居無執著也隨物而見隨用而顯形於物而道自著也其動若水無容心也其靜若鏡妍媸在物不在我隨其來而應之響之應聲自然而然也其道若物者順於物也物然非道不知道者自違之道何嘗違於物哉不用耳不以聽得之也不用目不以視得之也不用力不以力求得之也不用心不以心思得之也若以視聽形智求道則不得其當矣形身也力也智心思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言無方所也用之則見可以彌滿於六虛不用則無廢之莫知其所廢而不用之時不知道在何處也有心求者去道遠

道何遠於有心者無心求者去道近道何嘗近於無心者釋氏曰道不可以有心求亦不可以無心得即此意也嘿而得之自悟也性成之也生知也知以不知故曰知而忘情能以不能故曰能而不爲不知乃眞知也不能乃眞能也發向也今人亦有一發如是之語禪學曰事無一向是也情實也若一發只是無知則何能得其實若一發只是無能則何所能爲蓋謂知以不知非果無知無知而無不知也能以不能非果無能無能而無不能也爲以不爲非果無爲無爲而無不爲也若如積塵然若如聚塊然則雖無爲

而非理矣謂無為之理不如此也以是觀之則莊列
之學何嘗以槁木死灰為主禪家自不許夜行投明
須到絕後再蘇欺君不得乃是此意此一節乃莊列
書中大條貫五祖演論真淨語錄說冷秋秋地古廟
香爐一念萬年為障蔽光明其意正如此也此一段
見大慧語錄普說中莊子天下篇論田駢慎到塊不
失道為死人之學亦是此一塊即聚塊之塊也


列子鬳齋口義卷上